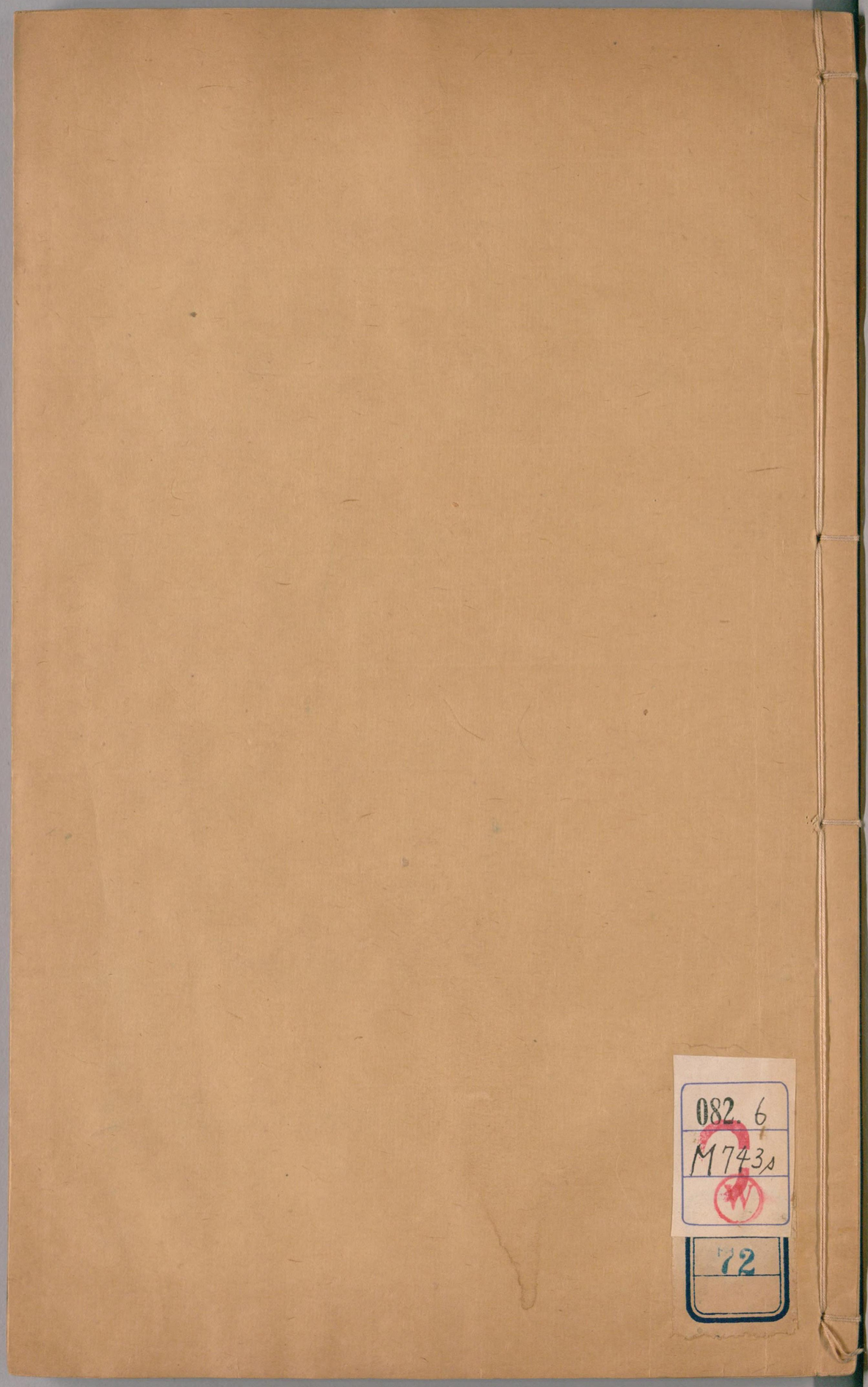


082.6
M743s
7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西河合集

館課擬文目

卷全

三江考

67179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館課擬文 一卷
折客辨學文 一卷
答三辨文 一卷
釋二辨文 一卷
辨聖人非道學文 一卷
辨忠臣不徒死文 一卷
古禮今律無繼嗣文 一卷
古今無慶生日文 一卷
禁室女守志殉死文 一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同里莫春園曰先生讀書講學壹以宣明義理爲主而故實隨別白焉自經集而外文集甚爲浩繁而理之昭晰事之精詳一似出獨見以抗衡古今者至披誦其文始有以得歸宿而極根柢振槁發蒙不足爲喻憶先生自康熙乙酉歸城東草堂余始得從述齋夫子後親承教誨乃先生發一解樹一義猶河漢而無極及反覆玩味固未嘗不日星明而江河流也嘗私論之曰古人篇籍要不徒作作必有以自見然而祛千古之疑成一家之言辨難疏解不遺餘力而使事理畢達無遁情無剩義則豈有如先生者莊生有言至言不出俗言勝也又曰高言不止于衆人之心夫悼俗言之煩穢而發高言以拯世溺豈曰細故此亦何問小篇大章均可以垂世而行遠矣

館課擬文

三江考 第一課 范檢討擬題

三江之爲名久矣其在經傳則雜見之禹貢周禮方氏爾雅國語水經註史記吳都賦吳越春秋諸書而特其所爲註言人人殊卒莫得而指定之夫讀書通大義自昔已然況古今山川陵谷遷變耳目踏未必悉合泥古者無所于通而揣摩臆度之見又

館課擬文序目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名甡稿
文輝克有遠宗姬潢較

館課擬文

三江考 第一課 范檢討擬題

三江之爲名久矣其在經傳則雜見之禹貢周禮職方氏爾雅國語水經註史記吳都賦吳越春秋諸書而特其所爲註言人人殊卒莫得而指定之夫讀書通大義自昔已然況古今山川陵谷遷變耳目踪跡未必悉合泥古者無所于通而揣摩臆度之見又未

可爲據然而大概可睹也考禹貢有曰三江既入而孔氏爲傳則曰自彭蠡江分爲三江而入震澤夫彭蠡未嘗分爲三也且彭蠡亦未嘗入震澤也周禮有曰其川三江而賈公彥爲疏則曰大江至尋陽而合爲一至揚州入彭蠡而復分爲三而後入于海夫公彥雖不以三江之入爲入震澤然而彭蠡在尋陽之南幾見江漢之分至尋陽始合而大江之合至彭蠡又分且聞彭蠡入江矣未聞彭蠡能入海也至若禹貢導水則復有東爲中江東爲北江之文而漢地理志附會其說遂以吳縣南一水東入海者爲南江蘇

湖西一水東至陽羨入海者爲中江毗陵北一水東入海者爲北江夫毗陵北一水即大江也大仍以大江爲三江之一既已不倫而又其所謂南江者則經無明文徒以北江中江而推類言之且經之所稱中江北江無非大江今但以北江爲大江而中江不然則又何也乃若郭璞註爾雅則以岷江浙江松江當之夫浙江松江固矣岷江即大江按周禮職方氏其在荆州則曰其川江漢而于揚州則曰其川三江夫猶之岷江江漢一江而既以表荆復以之表揚不其紊乎乃若吳都賦註則以爲松江婁江東江而宋儒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註禹貢因之夫松江似矣而其地且史記正義但云婁江之江有三也不善讀書者泥于禹貢之文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則必震澤之定有藉于三江之入而後可夫文無定形或對舉而分標或連稱而轉見彼我參合亦各有義如必以既入爲泥則禹貢兗州有曰雷夏既澤灘沮會同青州有曰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將必雷夏澤而後灘沮同嵎夷略而後濰淄道乎抑非乎夫事不証今仍當考古夫三江之說于今已不合矣請即以古較之夫揚州之域其地甚廣其爲川爲浸爲澤爲藪亦甚不少如必拘既入之文而限于一地則職方氏云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假使具區爲五湖之始而三江即五湖之終則猶之五湖也五湖太湖也揚州何地職方氏何掌周禮何書而問其澤曰太湖也問其藪曰太湖也問其浸曰太湖也問其川之陁哉然則如何曰韋昭曰三江者松江浙江浦陽江也夫揚州之水亦有大江之勝矣而于是南及松江則震澤之下流也而于是又南及浙江浙江即錢唐也即水經注所爲漸江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也而于是又東及浙東之水曰浦陽江浦陽江者與錢唐異源而殊流者也其後雖同流然其殊者自在也蓋浙之入海力大身雄其爲水長亘千餘里湯湯下渫歸于尾閭此易曉也松之入海則吳淞支流分而爲婁雖其入海處蹤跡未明渺不及浙江之萬之一然猶易曉也惟浦陽入海則酈元水經注南國頗略遂訛爲入江不知浦陽者發源于烏傷而東逕諸暨又東逕山陰然後返永興之東而北入于海其在入海之上流即今之錢清江也其接錢清之下流即今之三江口也故明世紹興知府戴君湯君導郡水利則上遏浦陽之入山陰者而使之注江下濬浦陽之入海者而使之注海其在錢清相接之口名三江口其在海口之城名三江城置衛名三江衛建閘于其上以司啓閉名三江閘其尚名三江則自古相仍幾微不斷餼羊名存夫亦可以爲據矣至若水經注記臨平湖則又曰湖水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則疑庾仲初作吳都賦註所稱松江婁江東江者未必不即指松婁與浦陽而後人誤釋之而求之吳淞之左右毋怪乎求之千餘年而終不得其地也要之浦陽本獨入海而由諸暨而山陰而蕭山其中

經流雖多沿革而入海之道依然如故此可驗耳若非浦陽則岷江松江婁江皆吳地也國語曰夫吳之與越仇讎戰伐之國也三江環之夫松婁則焉能環越哉且國語又曰與我爭三江之利者非吳耶若非浦陽則盡屬吳地而反曰吳將與我爭吳地之利是妄語也且不聞范蠡之去越乎吳越春秋曰范蠡去越由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夫惟浦陽爲三江之口則蠡之去越將必由浦陽而入海由海而入松由松而入湖國語所謂遂乘輕舟而入五湖者是也如以爲松江婁江則松婁者五湖之下流也豈有由松婁

而反入湖者古文具在而學者貿貿究至堅持其說必欲執三吳水利以註古經夫水利焉能註古經矣

九江考 第二課 施侍讀擬題

禹貢九江不知所在久矣其在趙宋以前皆以彭蠡爲九江如班固地理志于廬江尋陽曰禹貢九江在其南而司馬遷史記有余登廬山觀禹疏九江之說則以彭蠡在廬江之南廬山在彭蠡之側故云是以應劭謂廬江尋陽分派爲九而鄭康成則云九江者廬外之尋陽也雖廬江尋陽詹在江北而其所爲九江者則或曰廬南或曰廬外總之彭蠡焉已矣夫禹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貢揚州既有彭蠡既豬之文而其在荆州又別有九江孔殷之句則彭蠡在揚九江在荆分明兩地況禹貢導水于導漢下則曰東滙澤爲彭蠡而于導江下則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夫江之迤北而會于滙者即漢之滙澤而稱爲彭蠡者也先過九江後會彭蠡前後秩然況中隔東陵斷難溷爲一水者此後儒之疑所爲紛紛而起也第原其始誤自秦漢郡國借水爲名歷代沿革遂致貿亂按九江水名原在荆州而秦時名郡相傳在西陵鄣春之間正荆州境也至漢高革九江郡而孝武復之于是漸移之壽春若所爲湯水城者然後有尋陽九江之說則揚州境矣然而猶在江北也自劉歆謂湖漢九水入于彭蠡謂之九江而新莽信之因改壽春之九江爲延平郡而以豫章爲九江且改豫章之柴桑爲九江亭于是九江之名在江南焉其後東漢九江仍還壽春而晉改九江爲淮南郡至元康之初復設江州名而割揚州之七郡荆州之三郡以隸之方是時其設名江州之義雖不必專以九江實荆州之境晉復設江州之治于江北在鄣春界內他時所稱蘄城者此即九江蹤跡之見端而永興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後忽移江州之治于湓城且分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置尋陽郡又置九江上甲二縣于郡內至隋改郡縣則直改尋陽爲九江郡而于是江南九江雖至今猶不易焉則是九江立郡原在荆州而或東或南漸移之揚州之境遂以爲郡名水名俱在彭蠡而不知禹貢九江實在荆不在揚也乃宋儒註經既知其非則宜虛懷考析實求其所在而不究根氐不辨沿變務出巳臆以妄爲憑斷于是有胡祕監旦晁詹事說之輩創言洞庭即九江以洞庭爲荆州地也乃問其所以爲九江者則雜引山海博物水經地志諸書而究無實據乃據桑氏水經謂洞庭受水有微資湘沅澧漣漉洙瀏潙澬諸名合之爲九夫微澬諸水名有十一以十一名而割其二名以合于九數不可也即別引地志以爲水經所記各有參變惟沅湘資澧四水相同而他志所載別有元水漸水辰水敘水酉水以合于九數則禹貢九江其上文曰東至于澧夫既以澧爲九江之上流與九江異名別出而復雜澧水于九江之中則仍是八水並非九數且巴陵之上有三江口矣其名三江者以大江爲西澧江爲中湘江爲南而皆會于此故有此名則是澧湘二水皆獨

館課擬文

行入江可與大江相等稱此非元辰七水可得比例者見酈氏所註微濱諸水皆先注洞庭而後入于江亦後此之形而非舊時之水道也且夫地名無臆測者禹貢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所爲東陵見在也今以洞庭爲九江而東陵無有遂以臆測曰洞庭之東有巴陵焉其西上爲夷陵夷陵者西陵也夷陵爲西陵則巴陵自可名東陵此毋論夷陵在澧水之上與巴陵遠隔未嘗相峙不得以東西對稱而即以巴陵言之今之岳州即古巴陵也在荅楚爲長沙郡地而自漢至梁皆名巴陵唯隋改岳州而至今因之然而大江在其北洞庭在其南其在北者相隔祇五里而其在南者則相距數步已耳舊云相去五十步假使洞庭爲九江巴陵爲東陵則九江即東陵也曰過曰至何所間別且導江所記較闊于漢其自沱以上道里修阻不可畢計而自沱以下約五六千里而後至于澧即澧至洞庭未必果九江舊地而第以洞庭爲九江亦已五百餘里矣未有九江至東陵纔跬步者夫至者自此而達之彼也至于者則行之行之而後積漸以及之者也故自朝至于日中昃則自曉至暮我自南海至于北海則自南至北若謂左足所經至于右足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在孺子猶嗤之而宋人註經其于彭蠡之非九江辨論極析而至此而皆茫然何也夫天下有明明歷歷顯示其地而人顧不之察者孔安國云江至荊而分爲九則在荊下也江水至荊下而自分九派故桑氏水經曰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夫岳州在秦漢本長沙郡地而岳之巴陵武昌之崇陽通城皆下雋地也九江在其西北則江水分派正當在荊州之東岳州之北以迤至于黃蘄之西之間故張僧監作尋陽記列九江之名有曰申曰烏蚌曰烏臼曰嘉靡曰畎曰源曰廩曰提曰菌而樂史寰宇記與李宗諤九江圖經雖與僧監所記九名相同而曰分流于江鄂之境則正云荊下岳北鄂陵江口諸地故張湞九江圖名稍不同曰三里曰五洲曰嘉靡曰烏土曰白蚌曰白烏曰菌曰沙提曰廩然其曰九江參差隨勢而分其間有洲或長或短百里至五十里始別于鄂陵終合于江口則正言大江之自爲九派而分之合之故唐陸德明曰九江隨水勢而分而杜佑曰是大禹所疏桑落洲上下三百餘里皆歷歷可指數者蓋即一江而分之爲九如一河之爲九河而其後水道變遷溷而爲一亦如九河之仍爲一河是不必以播九河與

過九江疑其異文夫播九河者是禹疏之使爲九曰此九河者本禹之導之而播之者也過九江者是大江原分爲九而禹之導江從而過之曰此九江者則禹之導之而過之者也未分而導之則爲播已分而導之則爲過又何疑焉故賈躭九江則又曰江有八洲曰沙曰人曰九江曰葛曰象曰烏曰感曰蚌此八洲者曲折而與江爲九雖其言不可盡信然雜九江名于諸洲之中而且連江爲九則亦可驗其九江爲一江所分而非別有瀦澤焉斷可識矣間嘗考之經文又東至于澧過九江夫澧者今澧州也以澧水從此入江故名其地爲澧州此在今荆州之東岳州之西蓋江水自蜀至荆已五千餘里又越數百里而至澧州則在荆下矣故顏師古曰澧水在荆州今隸岳州境而實與荆近自史記作東至于醴醴澧通字而漢儒以醴陵當之誤以澧之源爲澧之流是非澧入江與江水所經之地固無容深辨者乃大江東流越五百七十里而至岳州即又北流經岳之臨湘而後至鄂州之界所謂江夏蒲圻者皆鄂州境也然而從岳至此又五百里矣然而九江在其地則是東至于澧過九江自至澧之後凡一千餘里而後經九江而

過之也乃經文又曰過九江至于東陵向使九江爲洞庭東陵爲巴陵則跬步之內曰過曰至世無此理然而何者爲東陵曰東陵者廬江之東陵鄉也水經曰東陵在廬江金茵縣西北而酈氏所注則又曰江水過下雉縣北邗水自東陵來注之所謂下雉者卽今武昌之興國州也言江水至鄂而廬江東陵之水則自東來注之則東陵在廬江明矣故今黃州與麻城黃陂皆漢西陵地而西陵在黃東陵在廬上下相對名稱歷然此與巴陵之臆斷爲東陵有大異者且自鄂州至東陵凡六百里歷江州尋陽今改爲德化

縣者而後馴至于廬江之東陵則道里相去上下相接周齊均等而然後東北而會于滙焉所謂滙卽彭蠡也故曰彭蠡之非九江此不待言也若宋儒傳寅云東陵在荊州今隸鄂州則誤以下雉興國爲東陵而妄指之下雉爲東陵之水所注非東陵也蓋惟九江在江鄂之間黃蘄之上則秦郡治蘄春晉郡治蘭城卽蘄春界內水名郡名亦得相證卽黃州有九江城在黃梅縣內爲九江王黥布所築亦隱隱可考見卽推之宋儒所引楚地記巴陵在九江之間洞庭之淵非謂洞庭卽九江也言巴陵北負九江南俯洞庭

則其地在兩水間耳亦彼此相牉合自宋儒証經動
輒改竄初辨彭蠡之非九江既謂彭蠡非江漢所滙
後且謂東滙北會必經文有誤夫彭蠡之非九江此
漢儒之誤非經誤也彭蠡非江漢所滙則夏時至今
水道變遷或非近今所能測也至于東滙北會則漢
滙而江會之經文秩然乃以不解經之故而遂欲改
經引鄭樵邪說以爲東滙澤爲彭蠡與東迤北會于
滙俱屬衍文而其後元儒如吳澄輩阿意承旨竟改
東迤句入導漢東滙澤爲彭蠡句下萬或以東陵九
江求之不得始而改九江爲洞庭改東陵爲巴陵又
既而改敷淺原爲廬山改東會于滙爲岳譙之湖而
再求不得勢必并九江東陵而盡刪之禹貢幾何堪
此割剝改竄之爲此說者非好辨也以爲此固有在
焉而非可以臆說斷也臆說者改經之漸也

折客辨學文目

卷全

序起一條
心性事物之辨三條
存理不去欲二條
論學不可有爲而發一條
良知無良能一條
陽明致知一條
知行合一之辨一條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西河合集

說目

卷全
伊尹告仲虺說
三已說
胡方叔字說
不辱說
王景畧不智說
齊于生辨日遠近說
壽人說
李氏兄弟字說
詩餘譜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又名甡 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姬濱 較

折客辨學文

客有作讀傳習錄辨者刻其書四卷裝潢示予予謝之曰予不能讀也子言語株離無主客無首末無針黹綿絡指不能達心而學復蒙眯如入大霧中惛惛莽莽但自作已說其于所辨之人之理豪聱不接且時時以一已之腹強坐君子此固無容置喙者然聖賢大學豈可泯也姑記其平日往復與予所質難者

數條卽名之曰折客辨學文蓋以不辨辨而辨亦得焉世之好學者幸鑒之

嘗在錢唐倉吳氏宅飲次客縱論囂囂不已予曰徐之子弟提一主語使我可解曰知行不偏廢纔說致良知則便無行一邊了予曰此非陽明之言孟子之言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有良能何謂無行曰正惟良知有良能而專言良知可乎曰然則子不讀孟子矣孟子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孟子何嘗言良能乎孟子不言能而能在其中何也知愛敬卽能也陽明不言能而能在其中何也良知卽能也然則陽明之言孟子之言矣予嘗謂致良知三字聖學首功祇不宜爲大學致知作解註耳大學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此在宋儒元申子已明明言之陽明但以生平所得力認作首功此如春秋賦不纂意在薦享而聞者認作大國恤小之義各言所得非訓詁也此皆不足爲言者病

兩子秋在清和坊飲次客忽作心性事物之辨時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湖陸義山在坐顧而問予曰予克耳久矣無已試再理前說可乎曰君臣父子物也以孝以忠事也陽明答顧東橋書云事父不成在父上求只在事父上求只在事父之心上求事君不成在君上求只在事君之心上求殊不知事父明有個父在明明有個事父之事在事君明有個君在明明有個事君之事在若教人在心上求則舍事事物物將這心求在何處曰此但知主說而全不知有客說者也夫陽明何嘗謂無事物但有心乎事父不在父上求非無父也只在事父之心上求謂只以此事父之事求之于心非舍事父之事而但求心也客明明曰事父之心而主但曰心可乎曰心不能在事物上求也陽明謂事物在心上求則有事物而子必謂心當在事物上求則不惟無心并無事物何則心能有事物事物不能有心也請觀之天夫天一物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者物之事也然而日不見碧落耳不辨氣候日星不知何所緼風雷不識何所發其物與其事幾乎寂絶然而即心求之而千歲日至可坐而致向使必求之事物則今父逐日有渴死已耳故閉門造車不見九道也而動合軌轍陋巷簞瓢未嘗服周冕乘殷輅也但其心不達而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卽可行若謂事父必在父上求事君必在君上求則此心未通而天倫已絕何則人謂君在心上求故人人有君今必在君上求則君門九重求在何處卽子亦曾上公車受職然並不曾立君朝踐君陛任君事也事君之心不可求而求之事君之物與事君之事則又皆非子所有是卽子一身而君臣大倫早已廢絕尚何暇曉曉講事物乎嘗讀徐仲山傳是齋日記其中作事物心性之辨有云紫陽說知行俱向外求故未免馳騖向外若與聖賢存心知性之學有所不合所以陽明以事物在心上求對照挽之然俗儒猶曉曉者以爲反求心性卽禪學也吾謂陽明多事尚周旋俗學故有事物在心性上求一語孔孟卽不然孔孟絕去事物專求心性大學不云乎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逐事物便是不在故聖賢爲學專求此心孔子曰操則存非操此心乎舍則亡非言此心不可舍乎孟子曰求放心則惟恐其舍之而專求此已舍之心千秋萬世又誰敢以禪學非之惟性亦然中庸不睹不聞此中並無事物也孟子卽可行若謂事父必在父上求事君必在君上求則此心未通而天倫已絕何則人謂君在心上求故人人有君今必在君上求則君門九重求在何處卽子亦曾上公車受職然並不曾立君朝踐君陛任君事也事君之心不可求而求之事君之物與事君之事則又皆非子所有是卽子一身而君臣大倫早已廢絕尚何暇曉曉講事物乎嘗讀徐仲山傳是齋日記其中作事物心性之辨有云紫陽說知行俱向外求故未免馳騖向外若與聖賢存心知性之學有所不合所以陽明以事物在心上求對照挽之然俗儒猶曉曉者以爲反求心性卽禪學也吾謂陽明多事尚周旋俗學故有事物在心性上求一語孔孟卽不然孔孟絕去事物專求心性大學不云乎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逐事物便是不在故聖賢爲學專求此心孔子曰操則存非操此心乎舍則亡非言此心不可舍乎孟子曰求放心則惟恐其舍之而專求此已舍之心千秋萬世又誰敢以禪學非之惟性亦然中庸不睹不聞此中並無事物也孟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事物可參求也故大學言心祇曰愼獨中庸言性亦祇曰愼獨獨者獨也謂一物不交一事不接獨有此而無有他也愼者謂卽此而加之功也然則聖賢之爲學其專求心性必不容有一毫事物參擾其間亦已明矣

往者施愚山作湖西道時講學于廬陵書院楚人楊耻庵與其徒來正作事物心性之辨耻庵咨嗟曰事物在心上求則有心有事物萬物皆備卽反身而已得之孟子之言也若在事物上求則天下事物必不能求而此心已先失矣于文曰逐物意移此在兒豎能誦之況學人乎時間者嘈嘈而起目之爲姚江之學且有昌言孔顏學徒定無心上求事物者愚山亦不省唯唯而別次日愚山自言曰講學甚難只一顏子不遷怒必不能到昨會中多人盤飧闕具吾已取官庖責之今晨治魚不去乙吾又取責則未免遷怒矣且昨所責者誤公也今以口腹而責人公私謂何如此者將何以治之耻庵曰治之以心而已聚方愕然耻庵復徐徐舉手肅四坐云如此者謂列坐各道一言可能在事物上求乎四坐數百人皆俯首無一言耳可察蠐螬斗胸愚山幡然折膝曰先生言是也吾講學二十年憤憤久矣今知所歸矣

時廬

陵學徒有羅姓者自言先輩有從姚江舊講會中學得歌法請試之乃歌孟子牛山之木篇衆皆慘然歌者亦慷慨悲哀遊泗被而歌畢衆各起揖謝乃罷然則儒者求心有必不能在事物上求者如此

或疑心在事物上求他無可見然夫子與仲弓言仁曰出門使民則易嘗儻求之心不知此正求心之極功也向謂周子主靜卻非聖學以但求之靜邊耳聖人靜固求心動亦求心無時無刻而不求此心所謂無終食之間造次必是顛沛必是兒出門使民乎是以出門不在門上求曰如見大賓則并不在賓上求何也以並無賓也心也使民不在民上求曰如承大祭則並不在祭上求何也如祭非祭也心也夫出門自有事物見使民則更有使民之事與使民之物于此而不求事物則無處求事物矣立與在與亦然世幾見事物之來可以影響倏忽一如飄風之當前鬼倀之掩至者乃曰參前曰倚衡此則非事物之求而心之求矣曰惟心之求豈不是佛曰聖與佛不同而人則同人與人不同而此心則同此非佛法入中國而後裁生此心亦非佛法入中國而後裁言此心求此心也正心盡性大申言之存心養性孟子言之今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佛家有明心見性之說遂使聖賢正心盡性存心養性之正學反不攷道載言心性便類佛氏坐使上天所生吾身所有千聖千賢所其講其求之心性而一旦委而歸之佛氏可乎夫佛氏不愚其相類也人之不類于佛氏者何限自此心性而外即此身已自不類而見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而萬物有何一可相類者吾儒求心有體有用佛氏求心有體無用其體同其用不同也吾儒求心有功有效佛氏求心有功無效其功同其效不同也今陽明所求之心毋論陽明以有體有用有功有效之學專求之心毋論陽明所求之學與佛不類

即使有類于心而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而萬物全體大用弘功極效仍與佛氏毫不相類則即此求心其亦吾儒之心聖人之心矣兄佛家求心單拈句子原是空寂陽明求心存理去欲實是誠意即其體其功亦原有截然不同者乎

張南士嘗曰吾儒用心不同于釋然而同此心人與蟲獸絕無一同者然而虎狼父子蜂蟻君臣其心亦尚有偶相類處今舍物求心惟恐類禪學而棄而勿求則君臣父子將必恐其類蟲獸而盡棄之是蟲獸不若也

客曰陽明致知是個做不得的但言以之事父自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大孝以之事君自然大忠以之應萬事萬物無不中節其效驗廣大如此便把聖人教人學問思辨勉強積成的工夫一切埽盡且自說此旨埋沒了數百年不知未埋沒之先那一個聖人賢人曾說過曾做過無論見效不見效請陽明說出來好做倘榜樣那知是斷斷沒有的是斷斷做不得的曰如此則喪心病狂極矣夫知貴乎行儒者空講理學有知無行陽明眞有知有行者事君則忠事父則孝臨事接物無不沈應而曲當如此做不得則將誰做得乎且陽明未嘗言致知是生知必遵去學問思辨勉強積漸工夫而獨致此一知也子徒以一已之臆強坐君子固已奇矣且知之有行以行此事物也求心在事物請嘗求此心于事物之間也今陽明力行已有明效陽明于事物又得大驗而反謂無論見效不見效千古聖賢無此榜樣詰使陽明自說則假使陽明自說必曰堯舜周孔其榜樣也使吾輩代陽明說必曰陽明即榜樣也萬一陽明使詰者自說恐肺腸而目大有不堪爲榜樣者兒近世攻陽明金屬門戶子欲傍其門戶彼門戶多人未必肯受且至尊大聖最惡門戶視蔭之年何苦爲此若謂陽明

逼拶門弟子苦苦勸人將聖賢大路從此阻絕故欲
以此救之則又杞人之憂矣予嘗作土司傳方陽明
在龍場時土司安貴榮暴橫無禮自恃從征功欲并
諸官驛作土司地陽明貽一書示之彼即歸罪恐後
大陽明何嘗苦勸人而所至鄉化此即卵行有效之
一証矣嘗見貴鄉道學有在倣郡開講雖者適啟邑
有道學門徒兄弟爭繼其人立作數千言判之陰陽
反覆實不知其中有私與否乃自此判出而兄弟各
執反挑釁成讎兩相構訟以至于死然則勸人之效
誰得誰失聖賢大路誰遍誰塞詩平心易氣爲一省

之
客又曰陽明有存理去欲之說不知欲是去不得的
耳曰口體與生俱來無去之理也書曰惟天生民有
欲記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此豈可去乎若作虛字
說欲仁得仁是好一邊生亦我所欲是不好一邊然
未有說去欲者惟佛家以六欲爲六賊不可不去儒
者無是也曰存天理去人欲此舊儒嘗談未嘗始陽
明也子第拾書記一語謂欲不可去而于書記之全
文仍未嘗讀書曰惟天生民有欲不又曰無主乃亂
乎記曰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不又曰滅天理而窮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人欲此大亂之道乎夫使無主以乂欲則必亂不窮天理而滅人欲則必大亂此正言欲所必去而子盡反之此非書記語也夫欲者惡之別名也存理去欲猶言爲善去惡也惡可不去乎卽朱子亦云好善惡惡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故易曰閑邪存誠于實謂去其陰非也論語曰克已復禮朱子謂克去已私也蓋邪惡與私無論所生非所生而必有以去之克已私則克在私而不在已去人欲則去在欲而不在人此皆于身與已並無礙者若謂耳目口體卽是欲去欲卽是去耳目口體則朱子謂已是身之私欲得毋克已是克身乎且欲不可在去留之間也學者用功貴在斬截吾儒言埋最忌鶻突左捶而右挪則百事敗裂既謂之欲則斷無在去不去之間者夫好善不用惡惡不去郭所以亡兒在用功之際乎

上蔡張仲誠讀蔡沈尚書註有道心當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語嘆曰此害道語也既曰人心人欲也欲可聽命乎推蔡沈之意必謂欲卽心心不可去耳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將攻其邪心朱子註亦引此夫心尚可攻豈不可去有賊于此律當逝逐乃不幸而引經折獄者曰此民賊也不逼者遂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之曰然則此賊不可去何也以賊是民也則將逐賊乎抑留民乎引經之不通何以異是

克伐怨欲不行焉不行欲卽是去欲未有禁絶之而倘留中者朱註猶曰克去已私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令其潛藏隱伏于胸中也豈克已求仁之謂哉則是去欲之說起於朱子欲尊朱斥王而不識所尊爲何等子欲附朱子朱子不屑也且儒佛不同然不礙有同者以佛有六欲而不言欲則佛有六道可不言道矣且佛祇薙髮猶倘有耳目口鼻子何不戳鼻滅曰以自異于佛曉曉何爲客又曰知行兩事並無說合一者經書所說無一不以知行分作兩件如言之不出耻躬不逮其言不怍爲之也難之類于知處說得緩于行處更說得急從未有能知自然能行不行只是不知的說話惟佛家教外別傳纔有此等言語子曰子欲辨知行合一歷引言行相對者言之則以言屬知以爲屬行此是書理未通之故不足辨也只知行合一四字予前已明言之矣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孩提知愛親無所謂行也然而行矣且孩提只愛親無所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知也然而知矣故孟子前說知能此只說知以知能合一也此其義紫陽亦言之紫陽註中庸曰由不明故不行此非不行只是不知乎又曰顏子惟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非能知自然能行乎然則陽明此言即紫陽之言而子妄謂教外別傳何與往在史館時同官尤悔庵屬題得王文成傳總裁惡傳中多講學語駁令刪去同官張武承遂希意極詆陽明予曰何言之曰知行合一聖人之學予予曰知行合一有二說皆紫陽之言然紫陽不自踐其言而文成踐之其一說即予前所言者是也其又一說謂知是理必

行是理知是非必行是事此即紫陽註中庸所云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知在此行即在此凡所知所行當在一處亦謂之合一乃其註大學于格物又在意在物少一行而在意少一知何也有人于此曰吾格禮節文登降所當習也吾格樂鐘鼓考擊所當事也知禮樂當行禮樂乃曰吾知在禮樂而所行在意可乎且知禮樂只知禮樂乃曰吾已知禮樂而凡吾心之所行更不必再知可乎是此知非此行此行非此知一知一行斷港絕流矣此非合一之病不合一之病也此非陽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之言不合紫陽紫陽之言不自合也武承大怒憩之總裁歸卽作訐陽明一書將進之乃連具三劄一曰孝宗非令主二曰東林非君子三曰陽明非道學三劉齊進同館官並起而譁之會徐健庵方入都總裁荅之健庵大驚曰陽明已耳孝宗東林豈可令史館是非顚倒至此儻在明代京朝內外共得以逐之矣總裁遽毀劄而罷其後武承不甘復與湯潛庵侍讀爭辨格物上書潛庵遞致書于竟不之答而武承已死既而文成一傳館中紛紛有言宜道學者有言宜儒林者有言宜勲臣者總裁斷曰勲臣而已又曰前史無道學傳惟宋有之今何必然請無立道學名但立儒林而屏陽明之徒于其中何如衆皆唯唯獨予不謂然而不能挽也總裁嘗召予曰聞子說知行右陽明而左紫陽有之乎曰無之從來論文成者皆謂其不合紫陽而予獨曰否請試言之鄭端簡作今言云人但知陽明大學不合紫陽然平情以觀恐不可便以宋儒改本爲是以漢儒舊本爲非王弇州題正學元勲卷云陽明直指心訣以上合周程之說所未合者朱子耳嘉靖中曾以新建從祀廣山西鄉試其議有云朱子訓詁章句爲不失聖人

之統而已未必盡得聖人之心新建致良知簡切痛快實有接乎孟子性善之說即其他訓詁章句小不盡合朱子耳非不盡合聖人也萬曆十二年詔申時行等定論新建從祀時行上言守仁致知出大學良知本孟子未嘗禪也或者謂崇守仁則廢朱子不知道固有互相發者且朱與陸並祀矣朱學不問以陸廢今獨以王廢乎時神廟得疏嘆曰皇祖嘗稱王守仁有用道學國家能得一有用道學雖不合朱儒其又何病時有議進王端毅者曰今人詆文成而去端毅爲其專事功也夫孔子不薄事功何也孔子轍環天下歷七十二君而不遇退而刪述六經然皆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然則舊儒論王學皆謂與朱學不合而獨于則何也曰如行合一實朱子言之而王子述之且朱子不自踐其言而王子踐之是右朱學者莫如子而反曰左之何也總裁推案起曰此事非吾輩所能定也他日總裁諸儒臣于內廷供奉之次間論諸儒學術同異皇上諭之曰守仁之學過高有之未嘗于諸儒有異同也衆皆俯首頌揚而退蓋至是而文成之學有定論矣予嘗觀天童僧北遊語錄載世祖皇帝稱守仁之學有似孟子初不信其書今

皇言大哉皓皓如此然則知行合一其幸爲歷代
帝王所許可豈易事乎
先仲氏嘗云天下論理論學皆不可有爲而發當時
攻陽明不知何意總裁諸大臣皆抱虛公並無所爲
今則頓成時局矣往讀鄭端簡集謂宸濠之變江彬
許泰張忠輩既耻大功爲文成所先必肆加羅織而
忌功之徒又附和之反謂文成迴濠功成詭遇當濠
反時予年二十一應試杭州見諸路羽書皆不敢指
名濠反或稱兵變或稱寇赴或稱南昌告警或稱江
西巡撫被害誰不及濠一字何則恐事成後受族誅
也及文成檄至直曰寧王反當是時文成直以全家
生命授之濠矣小人有所爲倡爲邪說何足惑衆王
舟州史料亦云正德實錄翦抑文成功不遺餘力雖
今已暴白然未有摘發當時史官握筆之心事者蓋
實錄之始爲總裁者楊文忠延和繼之者費文憲宏而
以副總裁專任者董文簡玘也楊公與王恭襄瓊有
鄒恭襄雖陰諷然能識文成而獨任之在南贛時假
提督軍務之權便宜撫勦以故前後平賊及平濠之
疏皆歸功兵部一字不及內閣楊公切齒久矣費文
憲久與濠忤文成平濠後未嘗薦及費亦恨之董最

名忮毒于鄉里如王鑑之輩盡力巧詆又內忌文成之功而外欲以媢楊冀作此誣史將誰欺乎後文成之天定復爵贈謚而董受不根之謗至微聖聽未必非鬼責也觀此則陽明當時議論未定亦尚有名儒大臣洞心剔骨推見隱慝使讒邪之徒無所容蔽如此況近代陋學肺肝如見稍有所爲即十目十手未有不知所自者嗟乎可不慎與當時策議文成者曰新建膺閫外之寄建百世之績而邊權幸牙爪距之鋒柄在悍帥則悍帥攬拠之柄在中貴則中貴揄揄之柄在輔相則輔相媒孽之皆極言受侮羣小之事並無一正人赴爲難者同時誦揚則在朝在外比比而是皆屬君子嘗略記明代實錄其薦從祀者一則倘書舒化左都趙錦侍郎倪光薦右通政陳瓚大理寺卿曾同亨少卿何源諭德吳中行都給事中齊世臣御史俞文煒龔一清陳邁文再則侍郎周子義洗馬陳于陛三則大理寺丞羅應鶴四則給事中顧問其他薦曆年諮議諸臣不可記數至若道學統宗則自餘干新會而後凡海門周氏浮峰張氏諸學者俱以新建直接周程之統即崇禎末東林學長如念臺劉公所在講學立聖學統譜以周程張朱王

五子相禪但錄朱子晚年定論于譜中以示合一即
國朝學儒如容城孫鍾元上蔡張沐輩纂聖學宗傳
道一錄諸書其說亦然然則王學之在天壤昭昭如
此見道學是非已定之
至尊聖鑒之中涇渭秩然譎言雖多不足搖我吾願
子之且休也康熙丁丑閏月錄

西河合集

答三辨文目

一孔門三世出妻辨
一井地辨

釋二辨文目

一三族辨
一叔嫂無服辨

一泰伯三以天下讓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張文蘆風林
沈鳳起軼九較

答三辨文

一孔氏三世出妻辨　一泰伯讓天下辨
一井地辨

月日平湖陳佑以同邑陸琰卓字蘊崑三辨寄訊予耄病不能答已踰時矣猶子文輝見之謂此亦學術中事彊予口授解義且書之以便復去因存稿焉

辨　人道之大倫有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五倫具而人道全矣聖人人倫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至也孔子三世出妻說不知作偏何人而家語附會之遂使萬世聖人竟缺五倫之一程子以爲出於漢儒謬說眞知言也追厥所由祗誤解檀弓不喪出母之出字始

答　方今士林有文人而無學人能作是辨鮮矣況辱遠訊焉敢不答弟有不能不直答者古五倫只父母兄弟子並無君臣夫婦朋友此在尚書春秋傳凡所稱五品五典五常五教皆然今之五倫是朱氏註中庸錯認五達道爲五倫以致沿誤此不可不考正者

若以孔氏三世出妻爲疑則其說出于檀弓家語計書六經惟三禮最匝信家語出于王肅家大不足據但不當臆斷墮宋人說經習氣如謂聖人不宜缺夫婦一倫則在眞五倫止五人卑朱而舜且父頑母嚚弟傲子商均不肖于五人無一全焉可曰堯舜非聖人乎

如程氏謂孔門出妻出于漢儒謬說則檀弓家語並皆戰國人所作非漢人也明明有張罪而故刑李尤不可也若謂悞解檀弓出母之出字則檀弓自誤容有之無悞解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辨　不知出母云者謂所出之母猶今所云生母耳子思曰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子上之出母庶非嫡妻故子思不使喪之厭于嫡也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不敢並尊于嫡也王子母死其傳請數月之喪可証也

答　古禮並稱被出之母爲出母並無以生母爲出母者此並非誤稱且亦並無涸稱也若以生母爲庶母則尤不可生者就其所生而言之若庶母則嫡子之稱猶言諸母爾幾有爲其所生而可稱其母爲庶母者且本文明云此原是伋妻故當爲白母今已出非伋妻矣白安得母之則此不爲妻從出母言若指妾則非伋妻者正是白母何則其生母主母正其母而反曰不爲白也母則又何說且生母之服未嘗厭于嫡也古喪服禮祗屈于父而不屈于母父在爲母期是也若嫡母則何所厭屈惟朱氏註孟子杜撰無學謂厭于嫡母此千古笑話今襲孟子註并引儀禮公子爲母喪服文而亦斷之曰不敢並尊于嫡則豈可訓且儀禮所稱公子是諸侯之子一如孟子所稱王子者與大夫士又不同故既葬除服若大夫則父在當爲其母大功士則

父在當爲其母期子思士也能使其子弗服生母喪乎正惟子上之母是被出之母可服可不服故姑且已之此與子思喪嫁母鄭志載張逸問答考核服制彼此未定一類若生母則父在服期父沒三年禮文具在而子思獨廢禮而弗使服喪亂矣

辨　伯魚之母死孔子使之喪生母之喪子思所謂道隆則從而隆也至期而猶哭則幾于匹嫡矣故嘆其甚而魚遂除之　孔子十九歲娶开官氏六十六歲开官氏卒則孔子無出妻事

答　惟出母可服可不服故有隆汙若生母服喪在

禮不在道矣且孔子十九娶开官氏諸書有之若六十六歲而开官氏卒則祇見闕里志係後人所撰不足據矣若史記家語則較可信于闕里志者然云孔子十九娶开官氏二十而生伯魚伯魚向使伯魚是庶母所生則十九所娶者妻也而期年所生又是妾子將孔子甫及冠而一年之間妻妾並娶豈有此理

辨　子思之母死于衛子思哭于廟門人以爲庶氏之母不當哭于孔氏之廟其曰庶正所以別于嫡也故子思受過而哭于他室而解者以爲伯魚死其妻嫁于庶氏不如孔又何據也　按伯魚年五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而卒其妻亦應四十餘矣四十餘改嫁此在恒人猶無之而謂聖門反有是乎若以死于衛遂解爲嫁于庶氏則子思嘗仕衛其母獨不得從其子而受養乎且既云嫁矣則與廟絶矣胡爲柳若猶以四方觀禮而欲其愼之也此皆自相矛盾不通情理之論而二千餘年曾無一人駁正之者

答　此適有庶氏遂疑爲庶母之誤不知庶母不得稱庶氏且庶氏與孔氏對文明是庶姓不是庶母況庶母焉得不哭廟禮凡妾先死必申一而祔于妾祖姑之傍是祔之高妾祖姑則又中一而祔于妾祖姑傍無妾祖姑則又中一而祔之高妾祖姑之傍是廟原有妾而後妾之主又得祔入庶妾當祭廟矣誰謂不當哭于廟特孔門皆出母而此又稱作嫁母似乎有誤但不容哭廟則雖非嫁母而出母或容有之故前儒亦饒疑義而未敢定若云改嫁則伯魚五十而死豈有四十餘歲之婦而尚再醮者一語斷定無疑也至于檀弓之矛盾不止四方觀禮一語既曰子思之母死于衛趙子子思則思不在衛故以計來且云哭于廟則惟魯有孔廟是時子思在魯不在衛明矣乃又以柳若衛人戒思愼禮是思哭在魯而戒思之人則又在衛真矛盾也且子思祗哭耳卽不然亦

祇以齋衰期服喪服已耳而乃以禮與財較量厚薄是以含斂棺槨爲言一如凡子之喪母者是又矛盾也來辨矛盾二字已啓其扃而尚未發覆然惟此節最明快故曰六經惟三禮叵信何況家語但當有實據窮極根柢不然宋人杜撰無益也

又辨　泰伯三以天下讓朱註其心卽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不知何爲却有讓周之說據朱子明註季歷生子昌有聖德太王因有剪商之志而泰伯不從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此本註也有疑閟宮詩人爲推本得天下之由者朱子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剪商剪商自是周人說若無此事他豈肯自誣其祖左氏分明說泰伯不從未知是不從甚事小註如此夫朱子下字斟酌盡善豈無其志而肯故入古人之罪耶

泰伯所讓是讓季歷則不必云讓周而自不得有他讓此在漢迄今由註疏以及行文家無異詞者獨朱氏一人倡言讓商此是武斷而反謂讓周之說不知所由此是何解凡人不讀書欲造說以說古事亦當就本事略一諦觀從來三代世系載之國史本紀者自有明文乃本紀云泰伯亡之荆蠻以讓季歷則讓

字有實落矣孔子是言正因史文讓字推言之而曰豈止讓弟國哉此經文來歷蛛絲馬跡極瞭然者是以漢儒去古未遠即三讓三字亦有實落如一採藥二聞計三斷髮類在王鄭輩皆能言之雖不必盡信然讓則無他解矣

故先仲氏謂朱氏說經總不顧前後不惟亂經意即已意亦自亂太王以季歷生昌而謂爲可興不過痛已亡國冀倖圖存並不敢稍覬此全盛之大商而朱氏以爲志欲翦商則其所云能翦商而欲傳位者正季歷也泰伯欲讓商而反逃之以使之必傳此能翦商之季歷可謂讓商乎

乃杜撰無理自造故事又且自加解辨以曲爲回護而究之一往紕繆徒爲經禍如註云太王有翦商之志泰伯不從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夫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此魯頌文也忽添之志二字于其下已自不通乃又撮春秋傳泰伯不從四字以接之則不通彌甚按之志二字猶徒抱其志而未嘗翦及另造一說則太王直自翦之其說云閟宮翦商有謂詩人推本得天下之由者朱子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翦商語翦商是周人說若無此事他豈肯自誣其祖信然

則太王自翦商矣夫翦者滅也謂滅商也太王何曾滅商豈曾以翦刀翦商幾刀乎太王爲狄滅尚不能翦狄幾刀而謂能翦商商直夢囈中語然且謂周人自說周人自誣祖亦嘗就本詩一讀之乎此詩係魯僖祭嬀廟而史克作詩雖是周人然周人之通者也翦者滅也滅商者武王也武王之滅商實從太王始基之此猶武成云我太王肇基王迹武王滅商之迹也肇基王迹正是實始翦商一史克言之一是武王自言之爾誣他他不誣祖也

若泰伯不從直接太王有翦商之志則尤爲不通夫古經亦易讀也泰伯不從出之春秋傳宮之奇諫虞公請其曰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以不從接太王之昭原自難解然正須解說以求經義乃雅接之翦商之志之下而于本文仍不解反曰左氏分明說不從不如是不從甚事夫祇有志而不從已不可訓勢必添不從父命爲言而父命二字又添不出何則古兄弟讓國惟泰伯與虞仲齊而虞有父命故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而泰伯無父命故前儒註經者惟恐有誤特于論語正義專下一疏曰文王有聖德太王欲傳之而未有命竟以未有命三

字絶之其愼重如此朱氏旣無學識又堅愎自用反爲回護曰不從個甚事蓋原不解春秋傳不從之義而復强抵一句一似伯之不從舍從父一事便無他事可解者

不知泰伯不從陡接太王之昭句正讓弟實解而世罕識者古工史書世宗祝序昭穆而孔氏正義曰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然而同昭同穆中有先後焉先後定而位次因之順其位次謂之從創其位次謂之逆故春秋文二年經書躋僖公而國語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正謂閔僖兄弟閔先立僖後立而升僖于閔非昭穆位次也孔子訓之曰縱逆祀所謂逆也其後定九年經書從祀先公則以陽貨是時易閔僖之位而順祀之卽謂之從從者順也所謂順而從之也今泰伯季歷同爲太王穆考之昭而不依長次舉國讓弟謂之逆而不順不順卽不從故曰不從同昭之位次而不嗣周國此正讓周讓弟實解而舉世不識何也

辨　意伯此時隱憂惻怛必恍思以感之不能則幾諫以動之正諫以格之夫得罪于鄉黨州閭寧熟諫也況君臣間乎伯于此時惟有逃之一着而

然後父子恩全君臣義盡非陷父不義也

答　此直推廣朱氏說而縱言之宋人經禍當此益浸淫矣古事人多不曉然亦顯顯在人而人並不講且並不體察如伯與夷齊其事亦何嘗秘密而皆不能察其苦心觀伯夷傳云其父死叔齊讓伯夷是兩人之逃必父死而後行之其生前隱諱必不敢悻悻求去以見諸形跡當何如者惟伯亦然伯深體父意而隱忍不發至太王疾亟而後托採藥而幡然去之此並是實事而乃儼然撰事曰幾諫曰正諫父子兄弟幾幾閧市出一門矣曾宋儒經禍而可尤效之如此

又辨　井地之制在夏商以前不可考矣即夏商以後有貢助名而其爲五十七十百畝之制則全不能解夫經界有定規溝涂有成域各自少而變多必將移易其封植更改其疆畎煩擾已甚竊意夏后氏時洚洞方平人民尚少一夫五十不過隨其力之所至地之所出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其間溝洫道涂必尚廣裕廣裕則必有間田隙地棄之無用故周家百畝之徹因之以成大抵因商之舊

斟酌其溝洫道涂五等之廣狹而蓄壅而墾闢之夏商尺度已無可考周人以八寸爲尺履畝而計則商人七十畝以八準之八九七十二幾當周九十畝而遂（廣深各二尺）溝（倍遂）洫（倍溝）澮（倍洫）川（受上四則之水）分廣陿而蓄壅之徑（廣容牛馬行）畛（容大車）涂（容車一軌）道（容車二軌）路（容車三軌）分廣陿而墾闢之又可得十畝有奇則井形悉仍商舊不必有改作之勞而周人百畝可按數得矣

井地創于黃帝古有明文乃朱氏獨曰商始爲井制無論毛詩維禹甸之春秋傳少康一成一旅王制夫三爲屋屋三爲井總夏后氏制而即辨中所開溝（深廣倍遂）洫（倍溝）澮（倍洫）川（受上諸水）出之遂人職文者皆夏后氏親治之虞書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而論語亦遂云禹盡力溝洫是明明夏有井制而註孟子者敢曰井制始商將欲舉毛詩虞書春秋傳禮記周禮考工記并所註論語而盡付之祖龍可乎

且其所云夏后氏時洚洞初開人民尚少至商後始漸次開闢亦未是也夏后非洪荒之世洚洞爲灾不過丁數百年治亂一轉運耳故阨運未幾而即已平復如禹貢記揚州之貢曰厥田惟下下厥賦貞作十

有三載乃同正言井制有九等之田九等之賦九等任聖之人而耕作十三年後盡復如舊所云十三年者並是堯年卽舜年五十載亦尚未及何況夏后氏故此一說在前儒亦曾言之總無當也

乃若以尺度減短作朝三暮四之說前亦有之然未經推算今旣推算則應有實數而仍然不合如云商人七十畝以八約之八九七十二幾當周九十畝此大謬者據商七十畝以周尺八寸計之當云準七不當云準九夏制夫九爲井以八準九不能合五十且旣夏商尺無考何得以今尺作商畝之準且以八準九則所仲十八合之猶是九十畝不得云幾當周九十畝也夫必減尺度以伸畝數則以周八寸之尺準商人七十畝之數八七五十六先以五十六畝抵商七十而所餘一十四畝又得伸二百八十步增出二畝八分之數合之可得八十六畝八分然欲以之抵周人百畝則究竟不合又且畝數以步準不以尺準周制六尺爲步步百爲畝則在商必六尺爲步步七十爲畝猶之今制六尺爲弓弓二百四十爲畝但收者長短全非尺度所能限

乃又于減尺之外另欲壅溝洫闢涂路以爲增畝之法因引遂人職文謂井地水道有遂溝五等可塡水兩傍以拓之井地經界有徑畛五等又可鏟界兩傍以恢之則煩擾滋甚從來水道通塞陋者可使廣而廣者反不能使陋兒以丈尺之水欲但存中流而畚土以塡其兩傍則世無此事若欲削涂路則車徒牛馬量所行以定廣陋自容牛容馬容一軌以至容二軌容三軌矩步截然縱善鏟削欲其削車軌鏟牛馬足豈成法以恢此尺寸之土勢又不能向以爲改疆界變封植由五十以更七十百畝力有難爲故刻求

良法而今此變更仍然不減又且有大難通者八條知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倍之廣八尺深八尺即謂之洫洫亦即溝附于井止得十夫千畝之地而進而爲澮即澮爲方十里之成爲百夫萬畝之地而進而爲澮即澮爲方百里之同爲夫十萬畝之地能割此水邊幾尺路邊幾尺以分給此方百里千夫之家使各成百畝以合充此十萬畝之數雖鬼神在前亦且却步而猶曰可得十畝有奇吾不知此十畝之地從幾徑得之而得之而分給之千夫之井中將安給也此又難通之甚者也

一辨三族
一辨叔嫂無服

予歸草堂與莫子薰先觀歸安鄭芷畦所寄婚禮經典參同謂士婚禮于請期一條有云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註三族是父母兄弟子言幸無此三族意外喪服可以擇吉行嫁娶禮據此文則三族祗身族上下斷非父族母族妻族之說何則以母妻高祖至玄孫之親並不傍及親黨豈有三族反傍及黨服僅功緦之末不礙嫁娶也況六經稱九族皆註者其說甚善會張風林從館來咸集草堂坐客因嘆

自循輩至三代何許年歲雖苗民播惡不及族誅而暴秦倡之致斯高之徒延及親黨一何酷烈而風林曰不然雖暴秦亦無此事案史記秦記文公二十年倡族誅法張晏曰三族父母兄弟子則正與士禮同惟如淳無籍妄註爲父母妻三族然其言無驗在當時已不行其說觀李斯誅咸陽市無父母兄弟則祗及其子所謂牽犬上東門者正父子受誅時語況如淳不學但悖誕立說即註史記而不識史記記于張耳傳趙相貫高明云人孰不愛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論死豈肯以王易吾親哉實實以三族指父母

妻子此是史記大文無容更註也且三族二字不止見士禮也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明指親族而仲尼燕居直曰閨門之內三族不和世無母妻二黨在閨門內者此尚何疑惑而舉世夢夢至今未了予因念儒說爲禍宋明實甚而前儒已開之雖毫髮健忘胸無一字猶記九經之註早已明白然亦有異義如夏侯勝歐陽和伯相釋書九族誤據爾雅釋親以母妻二黨可稱兄弟且詩有兄弟婚姻語遂解九族爲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合而爲九其說與如淳不異而又推廣之殊不知爾雅所釋謂母妻二黨雖繫親串然引而近之可有此稱並不以此釋族屬若角弓所云則正以族屬疏遠致等九族于婚姻故戒胥遠觀乎王不親九族而詩直刺曰終遠兄弟謂他人父可驗也且以九族分三黨尤極無理即一父女昆弟適人者子即姑子也姑子視舅子猶之舅子視姑子一例也則母族中亦宜添出母昆弟之子一族而今又無有若母之父母爲一族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又爲一族則何以母父母祗一族而妻之父母則分而爲二此直是孩稚無稽要必狂病之言可一笑擲之者但三族九族既繫經學且厚繫國事不

敢不藉此辨定以了其說世亦如三族九族歷見經史而三九之外尚有五族七族乎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謂已上及父及祖以子及孫五也此三之推爲五也若五之爲九則中已包七而略言之乃儒說便云曾高同齊衰曾玄同緦麻故無七族及讀史記鄒陽傳則云荊軻湛七族而張晏亦註曰七族上自曾祖下至曾孫若然則三五七九皆親族矣蓋同姓爲族異姓爲黨故爾雅于內宗曰族于母妻曰黨禮稱母之黨妻之黨妾服女君之黨女君之黨無稱族者大抵族與

氏相聯國君傳族每一君爲一族如曰桓莊之族桓戴之族有時分氏爲族如高陽一氏而分爲一十六族然合之止高陽一氏有時分族爲氏如魯桓一君而分爲孟孫叔孫季孫三氏然合之止爲桓族他氏皆不得而參預其間然且族有寡多而總以服爲之斷自三至五自五至七至九總皆以服推及之若但以族言則鄭之七穆初祇罕駟與國氏游氏而後復分爲子南少正諸氏皆穆族也魯之三桓初但有孟叔季氏而後漸分爲子服爲南宮爲叔仲公彌諸氏皆桓族也然則族亦煩多矣惟三族服始九族服盡

以是爲斷則族屬雖繁而各有限制雖族誅之法三古迄今早已廢絕不必更爲過慮而儒者論學最貴嚴確亦安可使天地之間有無稽亂道至于如此古叔嫂無服至唐初變制始有小功之服見開元禮此在學禮家皆能言之近歸安鄭芷畦作喪禮經典祭同疑士禮喪服記有云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似夫爲兄弟服期而妻降大功爲從兄弟服大功而妻降小功類如是則叔嫂雖從前言禮之誤予與莫子蕙先見而疑之謂士禮大功傳明言叔嫂無服且故爲問答以著明之豈有

說之再三而確鑿如此似未可以恒稱兄弟强解之矣但此條兄弟在賈公彥疏爭指是夫之從母之類則頗費解按從母係母之姊妹其不他及者據疏云妻從夫服其親族在前傳已有諸祖父母外祖父母世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類凡傳之所載記不重出故弟補此親以類推之則但舉從母所以補其闕非謂族親止從母也此說良是特明稱兄弟何以同姓異姓男氏女氏皆得稱之亨曰周官春官以飲食親宗族兄弟而秋官刑族人亦曰不使國人慮我兄弟則宗族稱兄弟固也若爾雅釋親曰母黨妻黨爲兄弟又曰婦之黨爲婚兄弟姻兄弟則即此數語而異姓男女稱兄弟皆可見焉且他經亦有之不讀詩乎王不親九族而詩曰終遠兄弟此宗族兄弟也乃王與族燕以異姓爲賓客而詩曰兄弟具來曰兄弟甥舅是公族與賓客皆兄弟也然且古有飫禮國語所載必依或祭畢行飲大抵以宰夫爲主異姓爲客王與族人飫于堂后與內宗之屬飫于房內外交飲然而常棣曰儐爾籩豆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孺楚茨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是男氏女氏俱兄弟也

辨聖學非道學文目
一十一條
辨忠臣不徒死文目
一十二條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老晴 又名甡 稿
姜兆熊 芑貽
張文蘅 風林 較

辨聖學非道學文

聖學不明久矣聖以道爲學而學進於道然不名道學凡道學兩字六經皆分見之卽或併見亦祇稱學道而不稱道學如所云君子學道小人學道蓋以學該道而不以道該學其在論語則曰君子學以致其道而在學記則曰人不學不知道如是而已

惟道家者流自鬻子老子而下凡書七十八部合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而二十五卷雖傳布在世而官不立學不能羣萃州處朝夕肄業以成其學事祇私相授受以陰行其教謂之道學道學者雖曰以道爲學實道家之學也

故隋書經籍志明云黃帝大道但傳之其人而不立師說惟漢時曹參蔦公能言黃老而文帝師之于是有道學一派倡始兩漢而魏晉以降六季最盛如陳書儒林傳載梁簡文嘗詔宴殿堂集玄儒兩家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此正清言肆出道學盛行之際然猶玄儒兩判無淆雜者

是以道書有道學

士士者學人之稱而琅書經曰士者何理也身心順理惟道之從是名道學又謂之理學宋儒言理始此

逮至北宋而陳摶以華山道士自號希夷與种放李溉輩張大其學竟搜道書無極尊經及張角九宮倡太極河洛諸教作道學綱宗而周敦頤邵雍與程顥兄弟師之遂纂道教于儒書之間其說詳見于河洛原并及太極遺議諸文又佛書禪源詮集亦載太極圖名阿犁耶識至相傳周濂溪亦受之了元禪師者今遺議不載

南宋朱熹直句史官洪邁爲陳摶特立一名臣大傳而周程諸子則又倡道學總傳于宋史中使道學變作儒學凡南宋儒人皆以得附希夷道學爲幸如朱

氏寄陸子靜書云熹衰病益深孝叨祠祿遂爲希夷
直下孫展以自慶又答呂子約書云熹再叨祠祿遂
爲希夷法眷冒忝之多不勝慚懼是道學本道家學
兩漢始之歷代因之至華山而張大之而宋人則又
死心塌地以依歸之其爲非聖學斷斷如也
向在史館同館官張烈倡言陽明非道學而予頗爭
之謂道學異學不宜有陽明然陽明故儒也時徐司
寇聞予言問道學是異學何耶予告之徐大驚急語
其弟監脩公暨史館總裁創道學名敷明史不立道
學傳祇立儒林傳而以陽明錄勳爵出儒林外于是
何鄭重而子貢以學該之祇一恕字如子貢曰一言
而終身行一貫也道也曰其恕乎則祇恕也且以不
欲勿施八字示之曰學恕已也又曰我不欲人之加
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恕也而進乎道也曰非爾
所及也恕固可進道而時則未也須學也乃終以博
施濟衆爲聖仁堯舜推忠行恕立聖道之極而夫子
終以能近取譬歸之强恕謂忠之必藉乎恕道之必
藉乎學有如此

道學則不然並一道家而各立名目其在北宋曰主
靜清靜教也曰立極無極之宗也曰涵養用敬則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以毓其氣敬以定其神葆秘之事也世無審動靜探
主宰且葆秘神氣而可云行聖學入聖道者至南宋
云格物窮理則又竊儒書名目以陰抒其萬物之奧
聖人至賾之道教其並非儒學早已顯著乃一聞聖
道夫子之道而相顧茫然徒以萬殊一本當之夫萬
殊一本佛家之萬法歸一也且亦籠統何着落及聞
忠恕二字宜憬然矣乃猶疑借端曰此不過借學者
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夫明指本心明明以學道
一貫直本之堯舜以來其推其執之道心而猶曰借
端是于當身且不知而欲其知道知學得乎

道學之名則從此創去爲之一快當是時寺辨陽明
學總裁啓奏賴
皇上聖明直論守仁之學過高有之未嘗與聖學有
異同也于是衆論始定即史斷亦致坦坦以共學適
道取學道二字歸之陽明
特聖學何在則終無實指之者
于謂聖學之中原該道字初學聖人祗謂之學學聖
既成即謂之道學者道之始道者學之終既非兩途
又非兩事且並無兩功夫勇從事于此而學在是道
即在是焉是以聖學聖道只在忠恕雖子告子貢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學一貫祇是學字惟告曾子吾道一貫則全現道字然而道在忠恕學亦在忠恕者中也執道心以去人心恕者推也去人心以推道心此本堯舜禹湯相傳之道當時所稱道經者而聖門諸徒則皆受之以爲學是忠恕二字合之道經十六字舉千聖百王賢愚治亂古今一貫者而祇以精一允執成學者之事則聖學之該聖道概可見矣然且允執之忠全在去人心盡屏其自私自利之心以推其道心是道全藉學而出忠又全藉乎恕道學忠恕總是一貫是以曾子忠恕曰吾道曰夫子之道一況博施濟衆正推已之極爲子貢終身行恕之終事並不高遠大學明德必至新民中庸成已必至成物論語修已必至安人安百姓孟子獨善其身必至兼善天下即學記記學自九年大成後忽接曰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是博施濟衆正聖道之成爲聖學中所有事而乃以子貢徒事高遠斥之則毫釐不知學道者故曰道學非聖學大須辨也

然且以能近取譬亦作借端謂如釋氏說如標月指月雖不在指上亦欲隨指見月須恁地始得夫推心

取譬求進聖仁亦甚平易切實何至如指月悅惚盡付借境況忠恕既借取譬又借一身所有並無着落七尺男子直等之隣人之醯已屬怪事又且指月之解出自圓覺經脩多羅教不惟道學兼唱佛說及其唱畢久之又云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翻然出席如此行逕直是佛氏舉動以宗門而行道教聖學掃地盡矣

若聖道聖學諸書一貫論語一部無非忠恕之道且無非恕學其在前文已明白可見矣乃以大學言誠意忠也其止善去不善而無自私自利之心則恕也此即學也乃即以其學爲絜矩推心度物極盡忠恕而明德新民由身心意知以推之家國天下道皆一貫然而只一恕字曰所藏乎身不恕曰所惡乎下毋以事上無非恕也中庸亦然至誠忠也由明善致曲以推之動變即恕也亦即學也于是成已成物盡已性以盡物性天地位萬物育何者非一貫之道乃其學則始于忠恕曰忠恕違道不遠又只是恕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于人且隨以所求未能鋪排恕字至于孟子則萬物皆備一貫也道也反身而誠則忠恕也然而强恕而行只是恕字蓋學也而道在其中

焉。自孔孟不作道學專行聖道聖學其不明于世者越七百年于茲矣今一旦指出上自堯舜下及孔孟始終本末到處一貫時時可見人人可行無借無雜不疑不惑學以致道庶幾無媿後有學者其亦從此而進求焉可耳

辨忠臣不徒死文

忠者事君之則也論語曰臣事君以忠以者用也謂事君則用之然而何以用忠則經無明文惟春秋傳曰凡忠者于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卽謂之忠一似用忠不一凡所爲之事苟利君國則無論大小難易無往不可以見忠是以韓詩有云以道化君爲上忠以德調君爲次忠而春秋傳又曰楚子囊臨死一言不忘社稷便可謂忠故忠臣已事自唐虞至春秋不多概見乃由龍逢比干外經傳罕有祇左傳稱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推爲忠臣論語問令尹子文仕已不喜慍舊令尹之政告新令尹而夫子特許其忠夫弟家無私畜與不私其官不忘諸官政亦初無化君之大衞社稷之重而六經表忠以此推首則夫事關君國隨地見忠其不擇細小并無一定斷可知也

乃不學之徒誤讀子夏所云事君能致其身語而謂爲捐軀夫致身者服勤致死以身許國之謂也而捐軀也乎且誤認見危授命殺身成仁爲忠臣之事夫志士仁人隨在立名凡君親兄友與一身名行皆是也而止忠臣之事也乎乃後儒無賴竟鑿然以必死歸之忠臣如魏徵有云但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語一似忠臣止有死者夫忠臣不必死前亦既言之矣然而間有死者則必厚係于君事與國事而不得已而後死之未有君死亦死徒死其身而于君國兩無與而可言忠者禮記明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爲之殺其身無益于君則不爲也蓋死君死國至不得已而死之謂之殉難不謂之殉死其殉難奈何

一曰死諫龍逢比干是也三代忠臣此爲寔著也然而韓詩以周公相孺子管仲相桓公俱不必死因有以伍員伏劍爲死怨而波黯憲直反得與東方諷諫同享忠名是死亦忠不死亦忠伊管不死不必遂違遜逢于下也

一曰以死衛君齊無如弒襄公徒人費禦賊而死于門稽紹以晉帝蒙塵挺身捍衛而端冕而死此死君

之無可議者顧公叔文子衛侯親許其以身捍君可不謂忠司馬續漢書極稱楊仁忠勇能持戰以嚴衛宮門勇文子與仁未嘗死也若夫齊逢丑父以貌類頃公而代公死漢王之車以代漢王此皆身代君死者其亦忠矣然猶曰此必君佞幸與齊孟陽代諸兒同故左氏與漢史俱未稱之

至于晉愍受壽登床哀號宋欽虓衣抱持哭泣此死君難者豫讓圖趙氏不憚漆身高漸離矐祖龍甘曜其曰此爲君復讎者然而曼嬰不死君難家語稱曼嬰忠臣張良復讎不死人尚稱張留侯始終忠于韓者凡此者雖皆殉難而死皆不得已而後死豈曰非忠然而有不死而亦仍曰忠以爲無益于君則雖死不死固有懸殊而其爲無益則無以異也

況夫國事多端殉難不一齊莊公襲莒而杞梁死之魯師戰乘丘而縣賁父死之此轉戰而死亡鬬者然未嘗與我戰則克者有等差也張巡守睢陽而百折不回李亥通管定州而屢誘無所誘此保地而死于守者然不必與開疆辟土者分同異也是故忠臣大節寘重託孤寄命息立奚齊卓子當濟忠

貞然而李友之忠歷立般立閎而此身凝然不少動
至散輔諸公子亡臣狐趙輩不失爲忠而名忽殉難
夫子反等之匹夫匹婦之諒其死重有益而不重無
益至于如此
至若宋人文信國謝枋得之死雖止一身名行不關
係國事然大節所在不是徒死正是殉難與齊王蠋
之死燕師漢龔勝之死新莽之名前後一轍特是魯
連不帝秦王裒不事晉不皆身死且祗名義士不名
忠臣此與殉國難亦微有別者
向時從六經諸子求一唐虞三代忠臣國亡身死者
而必不可得無已庶或以夷齊當之然殊不相類按
夷齊避紂久已歸周並非以商亡作殉死計者祗因
諫周不合幾被殺身則義不可留囚逃首陽然且採
薇而食並未求死即死亦有爲而死與今所云國亡
身死者大別且此正是義士不是忠臣又且當其未
必死論語祗稱餓首陽不稱餓死其曰死者郭象曰
莊子之誤也
乃自宋以後皆謂忠臣必死且無故而死並未嘗殉
難而祗是殉死謂之徒死夫父子不殉死禮有明文
滅性傷生等之不孝若君臣殉死則三良殉秦詩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以婦寺目之未有徒死稱忠臣者而乃禮教不明江河日下無論在官在籍祗君死亦死國亡亦亡但知以一死塞責全不計與君事國事毫厘有益與否此則唐虞以後宋元以前並無此等不待言也

然且身不在官名未通籍以無何之人苟非韋布即是襏襫目不見君王足不履殿陛亦復棄父母拋妻子以覓一死夫事君以忠謂事君則用之幾有不事君而亦用此者不讀孟子乎以顏淵而救民飢溺亦有何害乃論者訊之至比之披髮而救鄉隣之鬬題之曰惑夫惑者在本身爲狂惑行事迷亂而在旁人則爲駭惑以爲凡事有分伊何人斯可妄作至此今無端求死以生前限分必不許其得共事者而今且捱身而入公然身死則其爲狂惑爲駭惑宜何如者乃今作表忠記者多載此等且更以用兵所在不幸冒刃者皆稱忠臣如此則長平之卒盡國殤矣顧作表忠者假冠予序恐觀者不諒謂顛倒名義自我輩始則寃抑尤甚故予于通辨之末一併及之

西河合集

古禮今律無繼嗣文目

卷全

古今無慶生日文目

卷全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張文楚南服
張文檒風林較

古禮今律無繼嗣文

古繼嗣一禮從無明文所可考者惟天子繼嗣雖經史亦無明文然自帝紀夏中康商太丁漢史惠文昭宣後尚有宋濮議明大禮聚訟不已此固無容議者

諸侯繼嗣

申庸繼絕世所以懷諸侯也論語興滅國繼絕世俱以諸侯言

禮運大人世及以爲禮鄭註大人諸侯也　正義曰世者父子相繼及者兄終弟及也

史世家吳泰伯爲吳君無子而卒弟仲雍繼之此繼爵也及武王克商始使仲雍曾孫周章繼泰伯爲後而別封周章之弟仲于虞名虞仲奉仲雍祀此謂繼絕

宗子繼嗣

喪服小記大傳俱有曰別子爲祖謂諸侯長子爲君其次子名別子使別立一宗而自我作祖繼別爲宗而世世繼之名爲大宗即宗子也繼禰者爲小宗自次子後諸子但父子相繼各自立一宗而並統于大宗爲一族則名小宗今多誤解詳見大小宗通釋

儀禮傳曰大宗不可絕故爲人後者必後大宗

公羊傳註曰大宗無後不可絕小宗無後當絕

喪大記曰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正義曰宗子之子若殤而死猶當繼殤然而殤子無繼禮則凡爲宗子殤後者仍繼殤子之父而但以殤服服殤者其委曲如此

此三者有繼絕禮餘無繼者　射義孔子射矍相之圃使子路爲司正有曰與爲人後者不入與者干預也正以當時公族大夫不繼嗣有干預繼諸侯者謂之支庶入繼干預繼大宗者謂之繼別之後皆不使入射蓋專指此二者言

雜記云大夫無子則但爲置後正義曰置後者謂借他大夫之子暫爲喪主一若爲之後者而喪畢卽撤仍不立後謂之置後若宗子則立後矣（撤者還使歸也）他大夫之子不拘同異姓

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主謂大夫士庶凡有喪者正義曰主所以接賓無則攝之若無後則身自絕嗣何關于人故可無後也

然且攝主有制若本族無主必不令妻黨得以攝之雜記曰如無主則東西南北家主之無有則里尹（里長）主之其嚴如此

他若論語臧武仲以防求爲後左傳不可使叔孫無後于鄭季友酖叔牙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昏繼爵非繼人者

今非封建之世無諸侯宗子二者則有何繼嗣而民俗紛紛終年爭繼且造爲律文有以長繼長絕幼不絕長諸說勒爲金科致殘骨肉攘奪財產訐訟不已一如六季諸王爭篡有所云願世世勿生帝王家者則慘毒極矣今試以律考之其必繼絕者惟

官員襲廕（此與封建時諸侯繼絕相等）

律有嫡立嫡無嫡立庶無庶則然後以同族之倫

古禮今律無繼嗣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次相當者繼之如不依倫次攙越冒襲者杖一百徒三年

軍官襲職辦事

其律如前如異姓養子詐冒承襲者杖一百發邊遠充軍其當該官司知而聽行者同罪

丁役

此條在兵律即唐人相沿庸調一法大抵重有子而規避不先立者故不稱繼嫡子法而反稱立嫡子違法責其不遵法預立以承丁役開手便云立嫡子違法者杖八十蓋罪其規避也隨又云如嫡子年五十以上無子而不立庶子者罪亦同即亡子者已立同宗之子爲子而是子捨之而去罪且加等是此一兵律專責有子而違法不立未嘗責無子而令繼立者是繼立之律惟此三者而皆與民俗繼嗣絕不相干則律無繼嗣文有明據也

乃律既無文而會典所載且有庶民之家不必立繼二語則顯與禮合惟條例有許民繼嗣一條謂無子家有願承繼者許之然必昭穆相當先儘同父周親及子姪之有服者如俱無方許及同姓遠房聽其擇立並不許同姓紊昭穆及異姓亂宗祧則秪是願繼

之家倘告官司則官司許之非律令也
然且此許繼之子若不得于所繼之親即許其告官
別立則是其所已繼者意苟不欲尚得告官司而棄
絶之況未繼者則是繼嗣之文在條例亦秖此一節
而即此一節中亦且官許其繼亦官許其絶其爲不
必繼亦甚了了而民俗險薄必妄揑無影響之律例
以脅制官司而官司不察亦並不實據律例以折此
獄致無子之家稍有財産必多方設計極至戕害周
親雖人亡産絶而恬不知怪蓋亦就禮律兩文一省
觀之

古今無慶生日文

古有賀生文無慶生日文其有賀生文何也自昔帝
王聖賢必表其所生之地與生時之瑞如
孟子舜生于諸馮
帝王世紀堯母慶都出觀三河寄于祁氏家有神感
之懷孕十四月而生堯故堯姓伊祁氏
世本禹母修巳吞神珠如薏苡胷坼生禹
毛詩正義契母簡狄以玄鳥至日吞鸱卵生契稷母
姜嫄以祀高禖日之野履巨人跡欣而生稷此似皆
有生日者然是契稷受生日非生契稷日也故俗儒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無學誤以誕彌厥月爲生稷之日因以生日稱誕彌
不知彌作滿解祇懷孕滿其月不惟非生日并非生
後滿月如瑒曰者也

卽漢後諸史亦多載此等如史本紀稱漢高母劉媼
息大澤之陂雷電晦冥若有蛟龍覆其上生高帝焉
南史梁張后方孕吞菖蒲花生武帝

隋文帝生時紫氣集庭

他若詩非熊非羆男子之祥禮生男則設弧門左
晉賈充生時有充閭之兆陳徐陵母夢五色鳳集肩
唐李白母夢長庚星入懷頻

因而有賀生之禮如漢盧綰傳綰與高帝同日生里
中以羊酒賀兩家祇是賀初生非慶生日也

又且古有祝壽文亦並無慶生日文如

華封人三祝曰多壽洪範九五福一曰壽周人九如
頌曰如南山之壽皆非生日進此頌者

若雅頌所載則隨地稱祝如棫樸以官人而曰周王
壽考行葦以賓客飲射而曰以翼壽考載見以諸侯
朝王而曰以介眉壽江漢以方伯征伐而曰天子萬
壽閟宮以祭廟述祖德而曰俾爾壽爾富楚茨信南
山以祀田祖禱歲而曰壽考萬年曰曾孫壽考並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生日無與焉

即或實以引年加禮如六十杖鄉七十杖國六十養于國七十養于學類或自爲宴會以私誌慶幸如唐白傳作香山九老社宋宋琪輩有至道九老社以及文彥博有耆英會司馬溫公有眞率會類要皆重年歲不重生日故漢後倣古引年如漢文賜八十米肉唐元宗七十八十賜帛絮几杖仍以十計即社會中人計年不計十如耆英張壽年七十富弼年七十九至道李運年八十張好問年八十五類其爲非生日前後總一轍也

此惟唐元宗時張說請于上萬壽日名千秋節此實古今慶生日之始事然而諸王大臣以下及士庶皆不之及則仍是古帝王孤行一節其與明代以後比戶稱慶無是禮也（春秋記魯莊子同生是記生日始事然不立慶禮）故予謂自古鍾生宜有生年月日傳于世者獨孔子一人他可無有然而孔子生日猶無實據至今不得明定爲何年何月何日考春秋三傳左氏但記其卒日不記生日而公羊穀梁則並記之乃公羊于襄公二十一年冬記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則明與春秋本經月日大相悖謬經云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

之夫以庚距庚相距十日今由庚辰至庚寅由庚
至庚子相距秖二十日耳經以庚辰爲十月朔而
乃以庚子爲十有一月是一月秖二十日天地無此
時古今無此歷也

穀梁不記十一月似乎有見但于十月後間記曹伯
來朝公會商任兩條盡十月之事而後及孔生則仍
在十一月內與公羊同

若史世家則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生孔子直差一
年　司馬索隱曰公羊作二十一年而此饒一年者
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故誤也此尤可怪者從來
三正推法祇以後月屬前月並無以前月屬後月者
周正十一月第能爲夏正九月未聞又能倒而爲夏
正之正月者眞笑話也

至作通鑑前編者且直造云周靈王庚戌二十有一
年冬十一月孔子生則不可問矣

故古年月日無全見者秦始本紀始皇以秦昭王四
十八年正月生故名政政卽正字然不知何日孟嘗
君傳田文五月五日生以爲不祥顧不知何歲若夏
啓呱呱在辛壬癸甲之後屈平自叙惟庚寅吾以降
則且有支干而無月日

惟六季後作墓銘者記卒塟之日必逆記生時則往往及之然史集殊文慶弔殊禮墓閟之言非所常道故明代喪禮亦妄據墓文直以所死之生日謬稱忌日古忌日不祭而今且生忌死忌分作兩祭此在作婚喪禮者尚有知其非而痛闢之秖生日之慶無敢議者予嘗曰此明代惡習亟宜屏絶即以文集觀之唐後作序者無所不序而獨不序壽近即儼然有生日序見文集間則其非古法端可驗也

予不幸犬馬齒長客有以慶賀來强邀者予卧床口授而敬謝之

西河合集

禁室女守志殉死文目

卷全

不守志

不合葬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名甡稿
張文蠶風林
邵國麟在掫較

禁室女守志殉死文

自古無室女未嫁而夫死守志之禮即列代典制所以褒揚婦節者亦並無室女未嫁而守志被旌之例則直是先聖之禮後王之制兩所不許者況六經二十一史諸子百氏及名人文集可爲學士大夫所稱道者亦並無此等祇樂府有貞女引琴曲有處女吟前此作樂錄與古今註者皆云魯室女作然亦並無

守志事且亦小說家言不足據又且貞女卽貞婦如鮑蘇妻稱鮑女宗者是此既違禮又畔制又爲主持名敎端風勵俗者所不道且又循蜚以來下至宋元百千萬年所不必有之人之事而不謂近世好異比肩接踵且愈出愈奇而未有已也少與蔡子伯遊見其族姑有未嫁夫死而守于室者年已五十矣未能旌也祇句學士大夫以詩文旌之而世多未應惟子伯重族誼兼念姑祖龍池公以名進士爲推官有聲而姑之夫則父與伯叔父皆狀元進士或殉死或守義如所稱余忠文先生兄弟者以故子伯彊作詩而寺亦依回從之以致後之索詩文者遂不能絕然未能破旌例也

既而諸暨孟氏以先世孟女屬傳謂女名蘊在洪武初爲同邑蔣文旭所聘文旭年十七爲監察御史請歸親迎值陳時政十二事中有嚮戚毅平民一條忤旨賜死女哭告父謂文旭旣親迎有吉日禮應往弔不許又謂文旭死其父母無子請往事舅姑又不許乃瞷柩過門躍出隨之俟舅姑亡後仍歸室築一樓以居名柏樓比柏舟也時請旌不得歷洪武永樂洪熙至宣德六年而始旌之雖已破典例而仍不爲例

寺念文旭賢死事可感縱傍人猶憐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以通名之婦而與之齊一亦復何過又且請命歸娶事聞朝廷告母往爭早有吉日因爲之作傳卽後入史館作明史列女傳亦力持其說卽以此傳入史傳中曰雖非禮已有例矣當是時予論列侃侃內省無媿顧嘗自忖曰表章太過得毋有效尤而起竟破其例爲論列罪者乃未幾而果有仁和計二姑事二姑許同里陳桓爲妻桓以貧從軍于康熙甲寅隨總制姚公征閩海而身沒于陣姑過桓家親爲操作且絡絲糊錫日取傭值以養桓二親逮老死杭府縣屬遂有據孟女柏樓明史立傳已事請特創旌例以擴典制卽當事亦以此上之雖廷議破例而終不爲例然亦岌岌矣

今康熙辛卯予年殆九十臥病城東草堂客有以六安潘女事屬表章者其傳云夏舉人諱聲與潘貢生諱瀚者爲婚姻夏子死潘女請隨母往弔不許舁母歸而女已投繯死矣大驚曰今寔女守志又復有死焉者乎古有殉難無殉死者況夫婦無殉死事不惟室女不殉卽已嫁守志亦何必殉此惟女遇不幸有奪其志者不得已偶一死之韓憑妻是也樂鎒宋康王好色築臺于青陵而奪憑妻妻投死臺下此惟奪志有然然此卽殉難非殉死也然且有

殉難而仍不死者周郁妻戳鼻不死魏溥妻割耳不
死王凝妻斷臂不死清河崔氏截髮不死以至曹文
叔妻刈耳復割鼻梁之高行婦戳鼻復勞面而皆不
死卽共伯之妻明云父母不諒將之死然仍不死也
故父母不殉死親死亦死謂之滅性又謂之以死傷
生名曰不子不子者不孝也惟君亦然三良而殉死
卽斥爲不忠與婦寺等夫倫類之尊莫如君親忠愛
之切亦莫如君親向使君親當殉則人孰無君孰無
父母一君二親將見薄海之內民無孑遺縱有三身
亦掄不及夫婦矣現夫婦則斷斷不可死者夫婦不
言情故曰夫婦有別又曰關雎好逑鷺鳥離立惟小
說家言情則然後有睢情身死之事如謁漿乞飯裂
塚返魂諸事生而死死而又生此則離經悖道蠱壞
風俗大非士君子所宜言也生平寡學識于族弟會
侯以祥符知縣還里與予同年同館友方君渭仁結
子女之好已嫁娶矣忽子死而女爲殉之投繯不死
墮樓不死而絕食而死予無狀有文傳之既而新安
吳戴皆名族子女吳死而戴卽吞金以殉且祠于墓
間名吞金祠此全類小說家事顧謁予爲誌銘予曲
爲之說且多方解譬以明其義而實則不可爲訓徒

强詞以奪正理骫壞名教雖曰已嫁而殉說猶可原然亦無故覓死仍亦循蜚以還所未有事況室女殉死公然作偏此尤急宜救正者乃其傳又云太守州牧議以女棺歸夏氏與其子合葬則更非禮之甚顯然與先王之禮孔子之言大相刺謬不惟破例抑且蔑禮不得不大聲疾呼者矣不讀曾子問乎曾子問婚禮而孔子答之其言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此何說也蓋婚禮頗重一禮未備即謂之奔謂之野合故自行媒納采納徵問名卜吉請期而後有三告廟禮一曰告迎告親迎也

一曰告至謂婦車至又告也一曰謁廟則主人主婦帥新婦而謁之于廟即朝廟也有兩見舅姑禮其有舅姑在堂者則名曰婦見謂婦至之日舅迎于門謂之主人姑迎于堂謂之主婦但交拜行賓主禮而次日質明則婦以特豚之鼎棗栗修脯之筐拜舅姑于堂而舅姑受之夫然後醴婦饗婦而婦禮成焉脫不幸而舅姑偕亡則于是行廟見禮俟成婚三月新婦始菜盂素服扱地而見之于廟謂之廟見雖向謁廟時舅姑二主亦儼然在廟然是謁廟非見舅姑也惟此一見後夫然後擇日專祭禰廟而婦于以成故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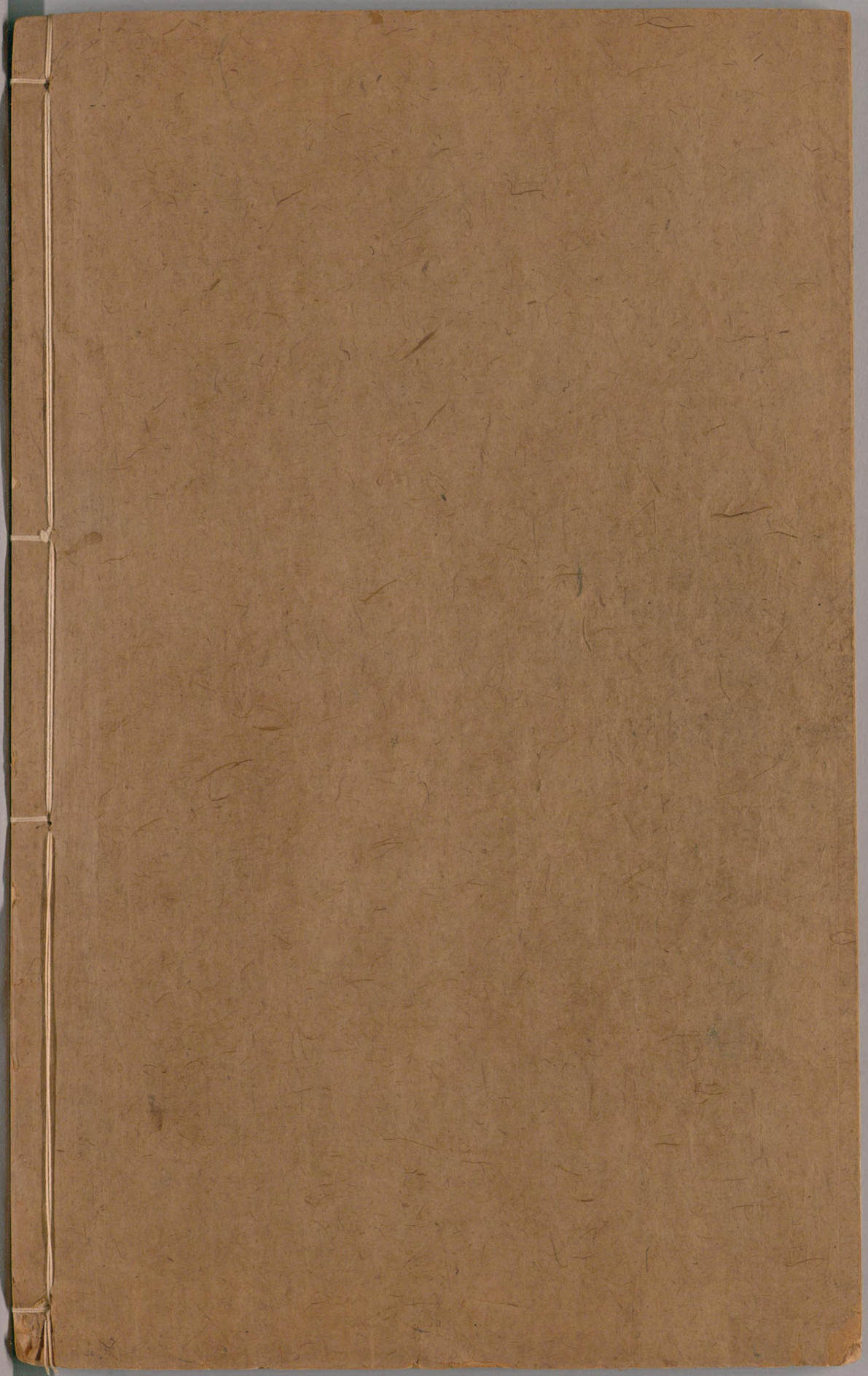
廟見始成婦乃或已婚三月不廟見而不幸女死則孔子又曰不遷于廟謂棺不殯廟不祔于皇姑謂不令立主而祔之祖姑之傍反葬于女氏之黨謂其棺反歸女家循其黨類而葬之何則示未成婦也謂非其家之新婦也夫奔與野合固不成婦若禮儀未備比之奔與野合者明有間矣況祗未廟見其在前此諸禮亦何一不備雖主人主婦不在亦必有世父伯母爲之主者諒從前致辭從後致命必不少缺又況同牢合巹請衽薦趾已越三月徒以廟見一節有乖大義遂曰不成婦直使棺不殯廟主不祔祭生非其親死非其鬼其禮之嚴毅而剛斷如此今以平白不相干之人生不見形死不覿面上無主婚之尊長下無請衽之僕婢既不婦見又不廟見不特非取婦并非來婦則亦何道而可使歸棺合葬聯楄柎通窀穸冬夜夏日至于如此此明明與孔子所言一水一火一朱一墨一東一西的的相反如此而可爲將見亂臣賊子邪說暴行凡可以反先王悖先聖者將無不爲之禮教從此掃地矣故合葬非古但自周公創始而其禮倍嚴他倫皆無此而惟夫婦有之一男一女合并匪易原有較婦行得失作分合者春秋葬哀姜

齊桓以其尸歸齊而僖請歸魯一離一合是非判然故禮當合葬雖生不得合而死必合之周大夫之妻無過而爲夫所棄既已異居然而妻必請合葬所云穀異室而死同穴者苟不當合則雖同寢處而亦無合理郤陽季兒其兄爲其夫所殺雖不復讎而共衾不忍因自經而請不合葬是以歸尸及棺必有着落荀爽之女至臨死而以粉書壁曰尸歸陰氏即韓憑之妻倉卒赴難亦且預書裙帶曰願以尸賜憑此等大事原非可以杜撰作臆計者又且傳女事者重爲曲護更有隱就禮文以謬合其義如云禮取女有吉日而女之夫死女斬衰而弔又曰婦人不二斬既謂之夫而爲之服斬固不二斬矣可二夫乎予初不記有是禮而既而記之此即曾子問不廟見不成婦之次一章也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然據此則是取女有吉日與室女在室不經請期者仍然不同且並無斬衰往弔之文惟禮註有之即禮註亦祗云弔服以斬非謂服三年斬也乃接云婦人不二斬爲之服斬則直服斬服終三年喪矣是不特與禮註未有三年之恩故不服斬語不合且明明與禮文既葬而

除之一語正復相反是改禮文也改禮文不可也又且婦不二斬出自儀禮子夏傳傳曰婦不二斬不二尊也女在家從父則極尊父故室女爲父斬三年及既嫁從夫則尊夫矣爲夫斬而父且降期是不二斬謂不二斬服指夫與父言而乃以父爲夫以不二斬服爲不服兩夫是既改曾子問又改子夏傳聖經有幾堪此數改又況曾子所問尤宜審愼前文已有合吉日而壻父母死之問在女家已遣弔過矣然而既請吉日則必爲致辭故壻當已葬必乞伯父致辭女家使女家許諾而弗敢嫁禮也此壻致命女家也及壻既除服則女之父母必使人請壻勿娶而后嫁之禮也此女致命壻家也是男女將婚已經擇吉徒以親喪間隔之故致男辭勿嫁女辭勿娶而爲之註者且曰女可改嫁男可改娶此雖註之誤然亦見室女未配則其易離而難合遂致如此今陰竄禮文竊改禮註拘曲揉直以伸其說不過謂近代無學經宋元訖今毀經蔑禮之後必無有明指典籍直言其非者予乃舉一淺近禮文盡人當知者一指示之三禮有周禮雖未必如宋人劇尊爲周公之禮然與禮記儀禮同出戰國實周朝禮也周禮媒氏掌男女之判不

CL.
NO. 35568

云禁遷葬及嫁殤乎舊註云男女未婚者有男死而女求歸之謂之嫁殤若男女偕亡而合兩棺而葬之謂之遷葬是堂堂典禮條例灼然今室女求歸與死而合葬兩禁俱犯既骸名教復蔑典禮且又犯三代先王所製禁例是歷求之而無一可者予之言此將以扶已骸之教植已蔑之禮稍留此三代倘存之律例于以救秦火未焚私竊私改之載籍并保全自今以後千秋萬世愚夫愚婦之生命世有識者當共鑒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